

重探勞動價值對開創教育的啓示

兩位前鎮草衙勞動者的故事

洪世謙、李至昱、蔡敦浩

國立中山大學

前言：前鎮草衙經驗為開創教育提供的線索

在高雄，我們計畫所耕耘的「前鎮草衙區」（後皆簡稱「前草」），因為城市經濟與政治中心向東與向北移動，加上城市產業轉型，正面臨轉變為「鏽區」的挑戰。在我們的探查中，該區因去工業化以及資本遷移而產業風光不再，形成在地就業不易，導致人口老化、隔代教養、少子化、工廠歇業、失業、人口外移、廠房與住宅空置、生活環境不佳(違建、汙名化、土地污染耗損、貧窮等現象)，進而延伸在地及自我的認同危機。而社區居民對於地方的認同基礎，主要以一個地方的經濟好壞作為衡量，例如，前鎮草衙區都是臺灣各地來此打拚的外來移民，早期因為創業與勞動累積不少財富，然而隨著社區產業的轉移，經濟的鏽化，家長開始不認同自己的故鄉，灌輸小孩子長大就離開家鄉，不要留駐的想法。

然而，「鏽區」是否只能這樣論述？或是還有其他思考、觀看的角度呢？我們在本計畫的社區調查與參與中，發現前鎮獨特的城市價值—「勞動」，

February 28, 2020 收到稿件 / June 19, 2020 接受刊登

《中山人文學報》no.50 (Jan. 2021): 123-145

§ 洪世謙，巴黎第八大學哲學博士，現任國立中山大學哲學所教授。

§ 蔡敦浩，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博士，現任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兼西灣學院院長。

§ 李至昱（通訊作者），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目前為國立中山大學人創中心博士後研究員。Email: rukawa418@gmail.com

居民反而避而不談。事實上，前鎮曾是帶領臺灣經濟起飛的工業重鎮，包括全世界最早的加工出口區、全臺灣最大的拆船業，撐起臺灣拆船王國的盛名，而支撐這些產業背後有一羣早期來到前鎮的創業者／開創者，他們開創的勞動故事，例如，拆過二百多艘船未曾失敗的拆船工頭、持續發現社區創業機會的抽油業者，她／他們沒有高學歷也沒有很多的社會資本，但卻能在持續的探索、連接與勞動中，嫁接起的社會關係與世界連結，啟動自我的開創人生。

簡單來說，所謂的「勞動」，指的是人們為了自身的生存所需而改變所處環境的行動，勞動的價值更在於人們透過這些改變環境的各種行動，創造了文明、文化，建構了生活世界。正如鄂蘭(Hannah Arendt)所指出，人在勞動中滿足生活所需，在工作中創造社會連結，在行動中參與並改變世界(7)。換言之，勞動所展現的意義不僅在於作為勞動力而滿足了生物需求，更重要的是勞動同時展現了技藝、社會關係、行動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主體性，也就是馬克思所謂的社會需求，他說：「人不僅是自然的存在物，還是人的自然存在物，是自為自在地存在的存在物，因而是類存在物。他必須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知識中確認並表現自身」(Engels & Marx 169)。這段話指出二個重點：首先，勞動並不是單純的苦力活，人們也不宜將勞動與生活徹底地分成兩個互不隸屬的獨立活動。若我們只將勞動視為苦力活，我們將只會關注勞動歷程中的種種負面與苦處，而忽略了勞動更積極的意義在於創造自身生活與主體認同；如果我們將勞動行為與生活內容徹底分離，則更是容易出現「不知為何而做」、「工作與生活無關」等與生存感高度異化的問題。此外，勞動的歷程也與工具、技術發展有關，人們在勞動的過程中同時也發展勞動所需的工具與技術，以協助人們能更有效率地適應環境並增進勞動所得。這些勞動的觀念、工具與技術，都構成了我們當前所擁有的文化內涵與世界面貌。

對於勞動價值缺乏認同，僅從經濟發展的層面思考主體、社區與勞動價值，讓我們開始反思在高等教育以及田野夥伴所看見的教育現場問題。許多校長與老師開始意識到過去傳統的認知學習的問題，老師在台上教，學生台下學，努力考試升學的學習，在面對未來全球化的 AI 科技時代已顯不足；抑或根據我們社區夥伴的校長、老師們的問題反饋，他們發現目前

升學主義導向的教育現場，原本設定一週六次，用於促進學生多元成長的彈性課程，也因為過度強化主科的現場(國、英、數、自)往往被用於上主科，而讓學生無法有更多探索的可能。這些老師正擔心臺灣學子的未來成長，並積極尋求外界的協作，進行制度與課程的變革及鬆動。

這也帶出我們進一步想討論的課題，究竟我們在前草現場所見，過去被視為「無路用」的勞動，其所創造的連結與變革，能夠為我們現今的教育帶來何種開創價值與啟示？前鎮的價值，並不僅在於作為臺灣過去成就經濟奇蹟的發動機，更重要的是前鎮所代表的臺灣勞動力與因此而展開的綿密地人際、社會、人文、產業網絡，奠定了臺灣在各方面追求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基礎。換言之，勞動不僅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更是人們追求生存、創造生活、開展生命的基礎。

壹、敘說探究作為田野採集與居民認同重塑的方法

本研究的田野對象為高雄前鎮與新草衙較年長的勞動者，這些對象有相似的背景，皆是在一九六〇年代前鎮的拆船業與加工出口區興盛時代，從臺灣各地的鄉村來到高雄落腳謀生的長者。他們圍繞著拆船產業與加工出口區，不斷地在前鎮找尋賺錢與生活的機會。他們因為很年輕就出外工作，大多沒有太高的教育程度。

在此脈絡下，我們無法用法用太艱深的訪談方式，因此本研究採用敘說探究方法進行研究與互動，以開放式問題且輕鬆的方式進行訪談，讓受訪者從日常生活及生命歷程，自然地敘說生活經驗，拼湊自己所認定的生命世界，並讓他們從訪談中重新認識自我，發現自己的認同。

一、敘說探究方法與其效用

人類是由自我的一套意義系統來理解世界，而想要建構人類經驗中的真實，就必須經由詮釋與語言結構來理解這套意義系統，進而才能掌握行動的深層結構，而敘說(narrative)正是開展這種意義系統的方式之一(Polkinghorne 1988)。敘說關注的是敘說者如何組織自我經驗形成故事，進而構成一套論述(discourse)。因此，語言所構成的敘說與文本(text)正是敘說

理論的研究主角。敘說重視人類如何利用論述來建立理解與再現自我經驗，為他們的生活與工作賦予意義，並組織、詮釋與影響人的行動(Hansen 2006)，而這個文本的形式通常以故事的方式呈現。因此透過看待敘說者的論述，我們可以獲得敘說者建構於文字文本背後的敘說邏輯(rationale)，並尋找未知與可能的新意義，而非用來判斷這些論述是否為「真實」。而這樣的研究，通常會收集與分析不同的訪談文本與紙本資料，以便對受訪者的生活進行推論。

此外，約翰遜提出，敘說者在敘說的過程，透過經驗的持續織組而從中產生自我學習，在訪談者對敘說者的提問中，敘說者會重新理解自己的經驗，有意識／無意識地嘗試告訴訪談者自己是誰、建構自己是誰，並在此歷程中重新認識原本被固定形象化的自己(Johansson 2004)。而這樣的方法，也有助於前草地區的勞動者重新認識自己的職業與勞動，在研究者與受訪者一來一往的互動中，讓他們知道原來這樣的行業是具有特殊性，及其在當今社會的意義；而不是一般社會價值所認定的藍領階級、沒有用的工作，反而是現在的人所欠缺的能力與態度。遵循開放的精神，我們透過與長者的互動，讓他們開始進行口語表述，編織自我的生命經驗與故事，進而將長者的生命故事轉為逐字稿並分析。

二、田野對象

(一)勞動者的訪談逐字稿

在訪談逐字稿方面，本研究採用敘說訪談。波金霍爾指出，人類乃是藉由自我的一套意義系統來理解世界，想要描繪人類經驗中的真實(reality)，就必須經由語言結構來理解這套意義系統，才能掌握住行動的深層結構，而敘說正是這種意義系統開展方式之一。而敘說(narrative)一詞通常指涉下列三種意涵：

- 一、編製故事的過程(the process of making story)
- 二、故事的認知基模(the cognitive scheme of the story)
- 三、編製故事過程的成品(the result of process)，亦即「故事」、「寓言」甚或「歷史」

從波金霍爾的觀點看來，他將敘說視為一種將經驗賦予意義，再編製為「故事」的歷程，也是人類作為思考與理解世界的方式(Polkinghorne 1988)。因此以敘說做為探究勞動者經驗的起點，我們主要分成三個步驟進行勞動者的研究：

步驟一，我們透過社區居民介紹，隨機訪談六位地方的長者，遵循敘說訪談的精神，以開放性問題提問，聊聊他們到生命成長歷程，以及印象深刻的經驗，過程不斷給予勞動者鼓勵，讓他們知道原來他們的經驗不是「無路用」，而是很了不起的經驗，藉以讓他們更願意說出自己的經驗，前後互動相加合計共二十五小時（見表一）

訪談者	訪談日期	背景	年齡	時間／時
A	2018/7/24	前草區抽油創業者	七十一歲	兩小時
	2018/11/10			兩小時
	2019/2/5			一小時四十分鐘
B	2018/11/24	前草區拆船工頭	八十三歲	兩小時
	2019/1/3			兩小時
	2019/2/6			兩小時

表一 勞動者訪談表

步驟二，我們團隊將勞動者的訪談轉為逐字稿進行資料分類與分析，以勞動者的經驗故事為分析範圍。我們不僅關注他們故事「說了甚麼」(what)，還有故事「如何被說出」(how)的議題，在議題的分類中，本文發現勞動者提到自己以前來到前鎮的生命／開創經驗的發生，並提到自己如何和周遭的人事物的連結，從原本的「不敢」到「敢」；從「不會」到「會」；「甚麼都沒有」，到最後「擁有一個自己的事業(career)」的歷程。

步驟三，萃取勞動者逐字稿中提及自身轉變的相關經驗文段，並發展為開創學習經驗敘說。我們以事件作為分析單位，並嘗試掌握敘說訪談重要的特性：大多數的受訪者並不會敘說出完整的事件，而是在與訪談者的關係建構中持續的生產。因此，我們進一步萃取勞動者散落於逐字稿各處破碎卻具關連的學習經驗文段，進一步重組為具有人、事、時、地、物的

開創事件，進一步討論勞動者的開創經驗敘說。

步驟四，礙於文章篇幅的關係，我們從六位共同現象的勞動者敘說中，挑選二位具代表性的勞動者 A 與 B，作為本文「做工的人」的打拚敘說故事，進行勞動價值探討。

貳、「做工的人」的打拚故事

一、油中打滾的創業人生：A

A 小時候人家裏務農，種植菸葉、蘆筍。姐姐離世得早，家中經濟又不好，遺留的孩子被送到育幼院。A 的媽媽不放心孫子的生活起居，於是讓她去育幼院上班，方便照顧孩子。這是 A 第一份工作，也是第一次面對親人的失去，那年 A 十六歲。

一九六七年，十九歲的 A，從屏東新園來到高雄前鎮討生活，一個人在異地，沒有喊苦的權利。在地打拚、生活五十餘年，從懵懂懦弱的少女，蛻變為獨立堅強的追逐經濟先行者。她說：「那時候加工區很多，好多人從嘉義、台南、屏東來工作。我也是表哥介紹才來到這裏，第一份工作是在運通製衣做襯衫加工」。

一九六〇年代正逢出口擴張時期，勞力密集產業為經濟主體，政府也廣設加工出口區，提供不少工作機會，吸引相當多人來，A 仰頭回憶著當時萬人空巷，騎腳踏車一不小心就會跟隔壁的車輛或行人擦撞的場景。

來高雄工作後，A 除了省吃儉用，每周日還固定回屏東老家幫忙農活，直到二十歲經由表哥介紹對象，奉父母之命結了婚，懷孕之後才離開成衣廠。

她說：「老公大我七歲，好多事情很難溝通。二十歲齣，甚麼都不懂啦，不會煮飯、不會打理事務，一定常常被罵啊！短時間內要學會那麼多事，壓力真的很大。」

結婚後，那時前鎮有很多的木業與夾合板公司，老公發現這些工人有很多日常需求的日用品，於是索性開了一間雜貨店，一方面可以給 A 顧店賺錢，另一方面又可以照顧三個小孩。後來，他們發現隨地有很多的木材廢料，這些廢料可以拿來利用加工做為神桌的桌腳，於是他們又開了一間專門製作神桌腳的加工小工廠，專門外銷國外，這便成為他們的第二事業。

但她依舊不放過任何可以賺錢的機會。某一年，A 在顧雜貨店時，剛好有個工人來買東西，全身油污，髒兮兮，她都沒見過這樣的人。她便問他們是做甚麼工作的，他們說是抽油的。她根本沒聽過甚麼是抽油，直到有一天有間拆船公司分租他們雜貨店樓上，作為客服的空間，輾轉聊天才知道拆船抽油是甚麼行業。

他們一開始也沒有馬上投入拆船抽油，還是先從外部保養廠收廢油開始，收到她覺得可以了，便主動投資油罐車以爭取中油的合作廠商。她說：「我們凌晨三點就要出門抽油。船在要拆之前，我們要先挖一個洞讓人進去打油，再用油管抽出來，油不抽乾淨不行，一點點都不能有卡在裏面，油有油氣會爆炸，很多次拆船都死很多人，就是那個油的問題，不能僥倖說那個油沒有抽就想進去幹嘛，或是說丟一個煙蒂不會怎樣，真的很危險！而且淤積在油管底層的地方還得靠人工爬進去處理，弄得全身黑啊」。

抽油工作實在不輕鬆，為了趕工，三天三夜不睡覺是家常便飯，更遑論工作環境發生危險的高風險。「會做事的人不怕操練，油管車從一台到三台就是這樣來的。」她說自己一天三種顏色，清晨的抽油黑色、中午收允棟市場租金的白色，以及晚上要去酒店談抽油生意的彩色。她說：「抽油回來還要煮飯給小孩吃，身體洗一洗就要趕去允棟市場巡視、收管理費。」也因為這樣而結交很多好朋友，當管理員是多少補貼啦，自己也喜歡交朋友跟大家開講。晚上就是都要跟老公去酒店交際、談生意，會稍微打扮一下啦，總不能髒髒臭臭地過去」。

A 也分享了一個市場管理有趣的經驗：收攤租及管理費是她的職責，有一次，一個市場主人聘來的掃地工私下以更便宜的價格跟攤販收取管理費，被 A 當場抓到。「我就罵她啊，領老闆的錢還私下做這種事，攤主付錢給她就不會再給我了，這樣我怎麼跟老闆交代！」

隨著政府禁止拆船業，連帶影響其他相關行業的發展，抽油業也是其中之一，工廠逐漸遷移至楠梓，允棟市場也變得稀微，而抽油的生意因為兒子沒有生意頭腦，她最後當機立斷決定收起來，因為再做下去只會賠錢。

可以說，當年膽小懦弱的小女孩，成為一位能看見市場商機，以及應付很多突發狀況的勇敢女性。

二、拆船神手：B

一九三七年生，高雄內惟人，小時候在日本小學校讀到一年級，第二年就沒讀了。他說自己從小體力就比別人好，每天都要上山砍柴，到了十八歲已經能扛起二百多斤的木柴。那時候週遭的人都看他很有力氣，便叫他去港邊幫忙拆船，這也開啟了他的拆船之路。

剛開始，他不知道自己能做甚麼，所以先從小地方開始學，人家叫他去什麼，他就乖乖去做。於是他先從瓦斯切割工做起，B說：「那時候都要把一百多公斤的氧氣瓶扛上船給師傅用，而且是爬竹梯喔」。瓦斯工必須使用乙炔進行鋼板切割，而切割分為海上切割與陸上切割，海上要三個人搭配，二個人拉，一個人切，從船尾開始，以梯形樓梯的方式往船頭前進，這樣便於船頭翹起，避免進水；而海上切割完，再由起動工利用吊竿（定滑輪）垂降至地面給陸上切割工切割。而B的第二個工作便是：起動工。

起動工必須使用鋼索搭配吊竿，將千噸重的鋼板吊起，而且不能失誤，因為失誤將可能砸傷現場的人員。他說：「啟動工必須掌握二個關鍵，一個是鋼索要怎麼綁，綁法將決定如何承載最大的負重，別人綁不起來的，他都能綁起來，別人只能綁十公斤，他卻能夠比別人多綁三十公斤，而且不會鬆掉；另外就是啟動機的操作，他說吊鋼版是危險的，因為不小心就會砸死人，所以垂吊中鋼索的聲音是關鍵，鋼索很容易在起降的過程斷掉，這時候要能夠聽到鋼索快斷的聲音，適時鬆緊鬆緊地拿捏就是他最大的能耐」。另外，便是搬運工與運輸工。而這些部分，B都親歷過，親自地掌握每個工作所需要的細節。B回想自己很像也沒有別人教他，他就是進去每一個崗位「老實做」。他說：「我人人好，人家叫我做我叫做，但是我目色好，全部的工作我看過一次就學會了，而且我會自己去想」。

因為自己技術好，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被老闆派去南沙群島拆船，那時有一艘船擱淺，大家都沒辦法把它拉直拖走，這時B就站在那邊看了一下便有了想法。他說：「一般來講遇到擱淺都會硬拖，但是這是沒辦法的，我想到要先加水把船頭壓下來，讓整艘船的底部沉底，讓底部有一個溝痕，再趁著漲潮的時候，把船的水排掉，讓船上浮，而溝痕這時就成了一個省力的拖船軌道，方便把船托拉出去」。

B說因為自己不是只是會拆而已，而是會環顧四周的狀況跟人力調度，

並隨時動頭腦想怎樣才能安全、省力、好拆，所以 B 說：「因為我技術好，拆完能用的材料都比別人多，所以很多國家的公司都有找我去幫忙過，像是荷蘭、新加坡、中國、日本。有的時候我不能到現場去看，就會用電話聯絡指導，我不用看到東西就能知道問題在哪」。

B 在訪談過程中一直強調做事要憑良心，錢拿多或少不是最重要的。在當時的環境，拆船作業一個不小心就可能引起傷亡事件，只有按部就班、不偷工減料，才能確保工作順利。

「有能力的人要擔的責任一定比較大。像大家那時候領完錢就去喝酒，但是我不會去，而且在每天開工前，我一定會提早把全部的東西檢查確認過安全，所以我拆了這麼多船還沒有失敗過」。

「從拆船工作中怎麼得出你的人生態度？」我們請 B 大哥為訪談做個總結。

「憑良心做事啦！」B 笑著揮揮手說。

「做工作就是這樣，要用心學習，學的好學得快之後就是良心問題了，要實」。

參、理論與分析視角

從上面的的故事中，我們看見他們勇於與世界連結的故事，從一開始與拆船業毫無關係，慢慢開始能連結與自己相關、動態的關係與資源，進而能夠組構不同的知識，生成自己的勞動生命。我們將從開創的視角進一步分析與討論，說明這些生命故事的特殊性。

開創係由北歐學派的史泰亞特等人所提倡，他們指出當前論述對於創業的概念，過於窄化為經濟導向的實體觀。創業不該僅是看見最終利潤創造的結果，而是更具廣度地看見創業複雜且持續開展的過程，這些過程除了經濟生產外，日常外在看似平凡不為人重視的小活動，實則蘊含豐富且獨特的創造歷程。這些透過個人或集體的行動與努力成果，將可能引發新的經濟、社會、體制和文化上的變革，持續解放與開展當前的日常生活 (Barry, Ketchen & Rindova 2009)。例如在在 A 與 B 的故事裏，我們看見他們是如何在沒有高學歷的社會背景中，如何在與前草的脈絡連結裏，以個人作為起點，進而連結出屬於自我與前草脈絡的拆船技藝以及開創空間。

因而我們認為開創的角度，適合幫助我們重新解讀與詮釋像是 A 或 B 這樣過去被大家被視為是「骯髒」、「黑手」、「無路用」的勞動活動，其本質上

是具有連結與開創的價值。而首先我們必須先討論創業與開創的概念差異。

一、創業與開創視角

對於「創業」(entrepreneurship)的理解，最早可以追溯至經濟學者坎蒂隆的觀點，他以經濟理性為前提，提出創業即是一種個體願意承擔財務風險，藉由套利行為來實現經濟利潤極大化的過程(Lévesque & Minnitia 2008)。他主張，資本家作為經濟行為者，會理性決策一系列最佳生產效率組合的經濟活動，成立新創事業，藉以將市場供需帶到更有效的均衡作用。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新科技與技術創造新的市場需求，資本家便會再一次運用創新作為，有效重組與配置資源與產製方式，使市場發展出另一個新的均衡(Dew, Sarasvathy, Velamuri, & Venkataraman 2005)。著名的經濟學者熊彼特延續坎蒂隆的觀點，認為創業者因為具有創業精神的特質，得以產生更多創新的發想以創造或重組既有的資源與生產方式，進而達到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效果，使既存的經濟體均衡狀態由一個階段移向另一個階段(Casson 2005)。此脈絡對於創業的探究，主要是探索創業與創新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爾後，一群北歐學者開始提倡「開創」(entrepreneurship)觀點，^[1] 他們認為創業不應受限於既有的概念框架，創業應可被視為是「開創」。他們提醒研究者對創業的思考，不能只停留在經濟導向的觀點，更應該讓創業回到歷程(process)脈絡中思考，加入更多可能的脈絡因素，讓創業回到更具個人主義式的佔有，才得以增殖創業(multiplying entrepreneurship)的理解，提醒創業的思考，不能只停留在傳統管理學或經濟導向的觀點，更應加入更多可能的脈絡因素，讓創業回到歷程脈絡中思考，展現創業多元地定義、面向與可能性(Hjorth & Steyaert 2003)。

史泰亞特便回顧了過去二十年來創業研究的歷程理論(2007)，並歸納出十三個過去曾被用以研究「歷程」的理論視角，例如發展、演化、複雜與混沌理論、詮釋學、現象學、敘說、戲劇、論述、社會建構主義、實用主義、實作基礎觀點、行動者網絡理論、激進歷程觀點等。雖然開創尚未成為創業研究的主流議題，但這些觀點背後代表開始對創業歷程有了經濟觀點外的主張，也隱含創業歷程理論正處於眾聲喧嘩的多元聲音之中。

在「開創」的脈絡發展下，劉育忠進一步歸納開創的四個特性：

第一，遞歸的邏輯(logic of recursivity)，創業的內生突現與獨特特性，與過去因果推論的邏輯不同，因此任何企圖使用之前可當成解釋基礎的先驗實體或經驗來作為討論的作法皆無法適用。

第二，深化對創業性的理解，必須打破主客體分化的二元世界，開始將歷程的元素放回到生活世界與經驗之中。

第三，創造性的差異，將創業的視角放在企圖改變既有現實上，用於理解創業需鑲嵌於過去與當前的流動之上，並在可能性的範圍內製造出創造性與批判性的差異。

第四，改變對實踐的概念，不僅是對既有生活的經驗觀察，更要連結文化性、政治性與社會性力量。將創業做為某種連結與裝配的新型式，串聯人與非人的元素，重新觀視世界流變的軌跡（劉育忠 152-153）。

二、哲學視角：從活勞動到生成機器^[2]

在開創觀點的脈絡下，給予我們更具開放與多樣性的觀點，重新省視勞動者的生活與日常，勞動不僅只是他們自己在訪談時所提到的「粗活」或「無價值」的事。相對地，我們能從上述的兩位勞動者故事中離析，勞動實踐的過程除了個人技藝的提昇外，還有在這種勞動過程中人們共同協作、討論的交往社會關係，而這種協作與交往的過程，其實是一種集體創造、學習和改變的集體智能。因此我們進一步可以從(一)勞動與存在論(二)智力勞動與協作以及(三)異質連結與創造三個角度，重探勞動意義。而這三點，又體現出勞動與主體間相互生成的關係。

(一) 勞動與存在論

不論是哲學家海德格的存有論亦或是馬克思主義傳統下的存在主義（例如沙特[Jean-Paul Sartre]）皆認為，生存的意義不僅是日常的常民生活，更在於怎麼面對現實處境，並且改變處境，創造自己欲求的生存環境和方式(Heidegger ch.1; Sartre 1993)。換言之，存在的意義並不是已經有一套既在的方式，然後我們只依循著這模式，而是因為不同時代、不同環境的人

皆面對著各自的生存處境，他們面對現實的方式才顯現了其生存的意義和價值。正如馬克思指出：「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因此，勞動的對象是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人不僅在意識中那樣理智地復現自己，而且能動地、現實地復現自己，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Engels & Marx 97)。根據上面引文可知，不論是生產、交換，其關鍵都來自於勞動，因為勞動不僅在於滿足需求，更是延續生存。透過勞動，人將人的類生活對象化，不僅是在意識中，也在勞動中、在現實中創造了一個他的世界。換言之，透過勞動，人們生產生活所需的同時，也改變了他的生存處境。也只有作為類存在的同時，人才是自由的、有意識的、自主的。對馬克思而言，人類的意識並非直接性，而是顯現於勞動的生產之中。人透過創造性勞動，改變了他與自然、物質之間的關係，將其意識外在對象化於生產物之中。人的類存在，便是人透過勞動這樣的生命活動，將他的意識外在於他的對象，意識並因此顯露於由他所創造的對象物之中，在此對象物中複現自身的意識，從而在這個既改變又創造對象的過程中，獲得自我確認。

從 A 和 B 的例子中，清晰可見馬克思的勞動理論，以及從勞動而產生的存在論。他們面對自己的生存環境，並且試圖改善自己的生存處境，像是 B 嘗試解決當下面臨的生存處境，於是不斷融合新的工作（砍柴、瓦斯工、起重工、切割工），不受限於既有的工作模式與框架；或是像 A 會不斷找到新的創業機會等，在這種與環境間的辯證關係之中，既說明了自己的主體性，亦創造了自己新的生存處境。他們來到前鎮，面對前鎮不良的生存條件和環境，透過勞動不僅滿足了溫飽，亦展現了其改善自身生存狀態所作的一切嘗試與實踐。

（二）智力勞動與協作

於是，上述的這種存在論，說明了勞動不能僅視為體力能力，其中亦包含了大量的智力能力，馬克思稱其為「一般智能」(general intellect)，其意味著在生產過程中，所需要的一般社會知識，這樣的知識也作為生產力的一環。馬克思說：「機器是人類的手創造出來的人類頭腦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識力量；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

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麼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並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Engels & Marx 219-220)。這段引言說明，所謂的一般智能意味著勞動所根據的一套知識規範（例如該怎麼拆卸、該怎麼織布或者電路該怎麼安裝等……），然而，隨著勞動技術的分工和複雜化，勞動者需要更全面的整合與協調能力，這些智能並非是書本上的知識，更多是一種做中學的實踐智，需要的是一種全面的理解與協作、應變、整合能力。而這是這種能力說明了勞動不僅是體力，更是一種智性能力，義大利自主馬克思主義者拉札托在一九九六年的論文〈非物質勞動〉(Immaterial Labor)中，借用了馬克思「一般智能」的論述，將這種在生產所需要的能力區分為勞動力以及智力，從而將這種一般智能以「非物質勞動」重新定義為「生產商品資訊和文化內容的勞動」。

分析拉札托對非物質勞動的定義，生產「資訊內容」意味著勞動者在生產活動中不僅只有操作的技能，勞動成為掌握、處理訊息以及主體的決策能力，這使得工作成為一種創造和管理生產的能力，這種協作的過程中，工人成為積極的主體(active subjects)，而不是簡單的服從命令(Lazzarato 1996: 134)。^[3] 非物質勞動意味著一種新的勞動組織型態，體力勞動與智力越來越密不可分，新的溝通技術越來越需要具備豐富知識的主體，於是工作並非是臣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而是一種具有創新性的「大眾智能」(mass intellectuality/intellectualité de masse)。

以 B 為例，拆船有其體力活，亦有其專業的技術，但其實更多在於知道與船有關的各種知識智能，尤其動則千噸或萬噸的船，包含了眾多非常不同的專業技術，B 沒讀過書，但知道讓擱淺的船，可以透過槓桿定理的方式，加水把船頭壓下來，讓整艘船的底部沉底，讓底部有一個溝痕，再趁著漲潮的時候，把船的水排掉，讓船上浮，而溝痕這時就成了一個省力的拖船軌道，以便可以讓船被拖出。又例如在拆船的過程中，B 沒有書本上的知識，但一些拆船的相關資訊（例如船的大小、噸位、個部位的空間配置等）卻透過實踐而回饋自身的自我實踐理論(practice-based theory)，更重要的是他透過協調能力，調控出一套在拆船現場的系統論和方法論；或是像 A，她沒讀過創業的相關書籍，但她能在與前草工人的互動過程中，觀察到前草的需求，創造新的創業機會等，這些方法論就絕非是片面的產

品資訊，而是在實作的經驗累積中所生產的知識體系。

此外，生產「文化內容」也意味著非物質勞動所涉及的內容包括了資訊、文化、社會網絡、分層協作的方式等，亦即拉札拉托一再強調的「非物質勞動首先是一種社會關係（創新、生產與消費）」(Lazzarato 1996: 137)。作為一般智力的非物質勞動，是通過不同個體間的協作、交流所創造、產生的集體知識，這種集體知識具有社會性和共同性，也是一種社會關係，因此它是非物質關係，而此關係又影響著生產關係中所涵蓋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也因此，工人在勞動的過程中，並不像以往在雇傭關係中，僅從屬於機器，而是涉及了在各個層面中協作與決策的能力，這使得工人在勞動過程中成為主體。非物質勞動體現出組織的新維度、交流、自發的協同潛力，涉及了主體的自治，工人在這樣的勞動過程中「成為主體」，也透過勞動連結了集體性的社會關係，還創造出經濟價值。這種透過協作和自主網絡，便是德勒茲意義下「裝配」(assemblage)的概念，裝配所強調的是一種異質創造的過程，而不是依舊既有的指示說明按部就班地「組裝」，「裝配」會創造新的界域(territories)、新的風格，亦即新型的勞動型態相較於過去更加地複雜、細微、流動，因此需要更高度的智能、情感、語言才得以在整體的協作中完成。而這一切就蘊含了越界的潛能，也同時具有了創新的可能，形成新的勞動主體或特異體(singularity) (Hardt & Negri 122)。

(三) 異質連結與創造

拉札拉托這種勞動即創造的觀點，實際上同時連結了法國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馬克思的觀點。對德勒茲來說，我們不應該把事物當成既定不變的模具(moulds)，而是一個調製的過程(in terms of modulations)中生產差異，成為一個具有生產力的暫時特異點，而這樣的暫時面貌便是所謂的「機器」(machine)。機器就是把諸異質要素聚合在一起的某種生成，也因此我們將機器理解為帶有生成／流變(becoming/devenir)特質的聚合體。他說：「我們將把每一個由特異性和特性組成的合成體稱為裝配，這些特異性和特性是從流之中被抽繹出來的，並通過這樣一種方式使之能夠人為地和自然地聚集融貫，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台裝配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創新(invention)」(Deleuze & Guattari 406)。進一步來說，德勒茲和伽塔

利，他們通過一個佈滿異質性的機器或裝配，挑戰各種形式和物質的結構，進而在不斷流變的裝配中解域與再域。因而我們可以將流變視為是物質間的裝配，是物件、人、事、時間、空間、質性和疆域的關係複雜星羣 (constellation)，理想上它們會來自不同的時間段，具生產性和功能。而這樣的概念可運用於理解全部的結構，從個人的行為模式、制度的組織、空間的安排，到生態學的功能(Livesey 2010)。與此同時，德勒茲認為生命實際上也像一部裝配(生成)機器，有各種的欲望、衝動，亦即和強度、生成/流變、生產有關，是不斷裝配的複合物，其具有創造性，不再預設同一性、目的性和內在性。A 與 B 的生命，就是這樣一部欲望機器，充滿各種生機動能，聚合異質的特性而裝配出特異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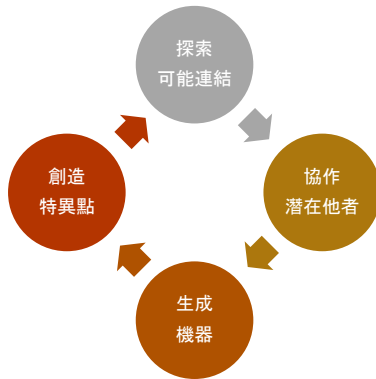
將德勒茲脈絡下的生成「機器」，放到開創者的實作脈絡中，開創者會於實作中持續驅動裝配，而這樣的裝配是具創新和生產力，可能會是一個新的展現，一個疆界/空間的組織、一個新的制度、一個新的行為、或一個新的實現途徑。裝配注定要生產一個新的真實(reality)，藉由創造大量的、常常是未預期的連結，進而達到持續解域和再域的作用，不斷體現出新的狀態和運作模式。

肆、分析與發現：成為「特異點」的開創歷史

如圖一，在上述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發現，二位勞動者有一個開創流變的歷程，皆會經歷一個不知道做甚麼，持續探索可能連結、以便從這些可能中，與潛在他者協作、並從這些人、事、物、時間與空間的連結中裝配生成機器、最後生成該行業獨特的特異點的開創歷程。

如果我們說生命的價值就在於發揮自己的潛能，讓自己不斷地解域、跨域，創造出更多可能性，從上述兩位主角的故事看來，他們一開始都不是該行所謂的專業者，而是從自己可以做的出發，不斷探索自己所身處場域的各種可能性。例如，B 先是砍柴，偶然之中聽到有人說港口有拆船很好賺，便嘗試去試看看拆船的可能性；或像是 A 從屏東來到高雄，甚麼都不會，只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婦，只是看看周遭有甚麼是自己可以嘗試的工作。這樣的連結讓他們開始與自身之外的他者產生關係。在持續可能連結的探索中，開始與潛在的他者接觸，發現自己與周遭關係連結的可能性。例如，B，他發現自己年輕力壯，拆船的苦力活很像難不倒他，而且賺的錢

比一開始砍柴還多，雖然起初對拆船一竅不通，但就是耐著性子，人家叫做甚麼他就去做，扛瓦斯、操作起動機、搬鋼板等，但卻在這些勞動的過程中，開始理解拆船的脈絡，並啟動自己對這些勞力活的「目色」(觀察)，從中觀察發覺別人的技巧，並運用於自己的實作中；而 A 從一位只是嫁來高雄的外地家庭主婦，開始與身處周遭的木業和拆船業產生連結，她發現杉木運走後所留下的木頭廢料的可利用性，並進一步加工成神桌腳。又從工人的來往中，發現可以開雜貨店供給工人飲食的需求，並發現抽油行業的可能性。他們皆在持續的他者連結與觀察中，啟動了創造的可能性。



圖一 特異點開創歷程

在這樣的反覆的連結與實作中，我們看見 B 或 A 在勞動的過程中，不單單是位勞動者，而是一個生產性的創造主體，他們不單具備個別的生產技術，而是一整套複雜、流動、細微又充滿異質性的整合協作能力，並藉以生產新的勞動方式、交往關係，生產出新的「資訊內容」和「文化內容」。將自己與他者持續連結，他們會開始持續關注自己與周遭的關係，試圖突破當下的固定狀態，不會被單一物件或勞動類別所限制，而是想要發現、連結與創造新的可能性。例如，B 不滿足自己只是雜工，開始熟稔拆船每個分工的工作，並發現起動機是拆船的核心，試圖發展自己的拆船邏輯，進而創造出具有特異性的拆船知識系統；而 A 從神桌腳、雜貨店到抽油的創業中，下了抽油將是自己永久事業的判斷，並開始佈局自己的抽油事業。從德勒茲的觀點看來，這樣的主體就是所謂生成機器，他們不在既定的框架或制度下，亦不會排除各種可能性，而是持續蔓延屬於他自己的拆船或

抽油相關智能，連結其他知識的理解，卸除一切既定的界線，異質裝配出一個在該行業差異的特異點。

從開創的歷程視角看來，B 與 A 的勞動不再是過去被認定的「苦力」活，勞動不再僅是物理性的身體勞動，而是具智能、欲望、情感的非物質勞動，使其持續地連結他者，成為突破自我界域的生成機器，形成專屬前草地區拆船行業的特異點。

再從勞動與存在論的角度來說，從勞動、協作、異質裝配到創造，B 與 A 的生活與生命，是名符其實的生成機器，即一種聚合異質的裝配，不斷跨域又不斷再域的聚合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跨域雖然帶有偶然性和流動性，但實際上也不可忽略它同時具有黏著性，也就是德勒茲不斷強調的解域和再域總是同時雙向進行的(Deleuze & Guattari 505)。簡言之，不論是解域或再域，二者實際上皆能體現出主體性、創造、異質、協作、生成等與機器相關的概念，解域與再域並非二元對立。從生存論的角度來說，B 與 A 作為生成機器基本是為了溫飽而讓自己成為不斷異質裝配的生成機器，這種協作本身除了讓他們在前鎮有了棲身之所，更重要的是表現了自己生存的姿態，亦即為了追求自己欲想的舒適生存環境而創造生存方式，其意味著生存、勞動、知識體系、生活品味等，都不是既在的，而是通過對物品、感覺、情感、關係、強度等，在一種不斷嘗試和實作的過程中，從而創造出的一套具有自己特異風格的生存姿態。這種特異性，一方面看到了主體性，另一方面也看到了生命的動能。而這一連串地流變便看見了他們如何在前鎮「移居」、過渡、落腳，到起家、「宜居」的過程。

結論：遠離「機械的學習者」，邁向未來世代「機器的學習者」

從本文個案分析中，無論是 B 或是 A 皆在持續的連結中生成機器，成為該產業獨特且經歷豐富的專業者，這對比過去我們以為這樣的專業者必須是高學歷才能培訓而成的看法相距甚遠。我們認為這其中的關鍵在於他們能夠開放地在特定脈絡中連結，並思考自身與他者之間的可連結性，進而跳脫既有的形式跟框架，形成產業的特異點，成為所謂的「機器的學習者」(the learner of the machine)。

這讓我們反思在大學授課現場所看見的學習現象，我們觀察與訪談許

多學習者，^[4] 他們對於學習大多是沒有熱情、被動、應試與成績導向。獲得成績是為了進研究所，以期待未來可以進入所謂的「大公司」。至於為甚麼要進大公司，他們不知道，只說是父母期待或是大家都是相同的路，所以也選擇相同的道路。這種被動的意向性、同一性、自我封閉，並不會自發性地轉變或生產自身，於是成了沒有自我思考的主體，便是德勒茲所謂的機械(mechanism)(Colebrook 2001)，而本文稱這樣的學習者為「機械的學習者」(the learner of the mechanist)。機械的學習者不具有積極的倫理關係，不會主動與他者產生連結，僅被動等待接收指令，毫無創造意圖，是隨波逐流、沒有主體性的學習者。其一味地考試與升學，卻不知道未來的方向以及所求何事？若機械的學習者充斥大學現場，這對於社會未來的新能量絕非好事。

反觀我們看見 A、B 等人的故事，他們從沒有讀過大學，甚至高中，但能在與陌生環境的互動中，展開屬於自身與他者之間的創造空間，成為一部具備連結、開創、能動的生成機器。亦即他們具備全景式地應變、整合、創造、協調的能力，藉以突破既有框架，這種既跨界又整合的辯證能力，是當前多變環境下，大學極需培養的人才。

這也說明了為甚麼本文認為 A、B 等人的故事，足以作為對目前教育現場的反思。本文案例所提出的從勞動而展開的存在論，以及這種在「關係」中作為「生成機器」，皆說明了個案主角如何面對著環境的改變，在與環境、他人的交織(interlace)關係中，創造了他們所特有的認知—實作模式，既表現了他們主體性，也展現了他們特異的生存樣貌。這種「關係存有論」^[5] 有助於我們對教育現場的反思。其重點在於，若我們希望教育不只是機械般、祛人性化(dehumanization)的學習，那麼我們該做的是讓學生對於學習的認知與掌握，處於更多、更複雜的「關係」之中，也就是讓學生更加深刻地理解(生存)處境，包括他人、歷史、文化背景。正如同著名的教育學家弗雷勒(P. Freire)^[6] 指出：「對於課題的探討，是發生在人的領域之中，它不能化約為一種機械性的行動。作為一種追尋、求知，也是創造的過程，它要求探究者將那些有意義的課題串連在一起，以能在其中發現對於問題的詮釋……尋索有意義課題的過程應該包括了對於課題之間關係的關注，也包括了將這些課題當作問題加以提問的關注，亦包括了對於其歷史文化背景的關注」(Freire 157)。^[7] 也是在此前提下，弗雷勒區別了傳統的「圍

積式教育 (banking education)」以及他認為具有創造性、生存論的「提問式教育(problem-posing education)」，這也足以說明為甚麼本文認為，以 A、B 等人的故事所表現的開創教育，將有助於我們跳脫傳統教育的窠臼。

對弗雷勒來說，傳統的教育是囤積式教育，這種教育忽視對話以及夥伴關係，因此摧殘學生的創造力(Freire 116)。因為在囤積式教育的概念中：「人僅是存在於(in)世界之中，而不是和(with)世界及他人在一起，人是旁觀的人，而不是創造者」(Freire 118)。這樣將世界當成客觀科學對象的教育，對弗雷勒來說「會將有機體改變成無機體，將動態的生成轉變為靜態的存在，也會將生命轉為死亡」(Freire 157)。也因此他強調一種「處身性(situationality)」或處境的教育，他稱此為「提問式教育」，其強調處境與對話，因此更需要動態地了解脈絡，是以人在其與世界的關係中，進行發問作為教育目的。於是提問者不斷地與世界產生對話並回應處境，而不將問題化約為機械性行動。因此，認知行動不發生在研究室，而是在實際的環境中，認知不是為了認知某個對象，而是直面其生活以及與世界間的關係，不論是教師或學生，在此皆是以共同探尋者創造著課題(themes)，皆共同察覺、反思、批判與實踐他們存在於世界的方式。世界不再是靜態的現實，而是過程與轉化中的現實，反思與行動不再二分(Freire 128)。

因此我們期待未來大學的走向，應該是培養具有積極倫理的機器學習者，目前我們團隊已經透過實踐基礎(practice-based)與場域基礎的(field-based)的課程設計，透過實際帶學生進入一個陌生場域，從場域的特異現象出發，進行專案的實際實踐與集體的反思對話，透過練習探索、連結和行動，持續展開學習對於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懷，在集體的對話和實作中，發展屬於自我的主動知識，從行動中開始理解自我的不足，進而引發學習的欲望與動機，打破過往由老師單向給予的認知知識。

◎感謝行政院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補助支持「灣岸創生：高雄過渡社區的記憶再現與創新轉型」(MOST 108-2420-H-110-003 HS2)。本文初稿曾發表於科技部「二〇一九新實踐暨臺日聯盟地方聯結與社會實踐研究國際研討會」，5 Sept. 2019。評論人給予非常寶貴的建議與指教，能得進一步修正。特此一併致謝。

註 釋

1. 開創專有名詞首見於學者麥克米倫於一九八六年所舉辦的實務論壇，會中他建議針對開創發展綜合性的理論。爾後，一九九〇年代末左右，北歐開創學派史泰亞特等人開始積極倡議，主張所謂的開創係透過個人或集體的行動，為經濟、社會、體制與文化新環境帶來新的努力成果（轉引自 Barry, Ketchen & Rindova 2009），藉以引發新的經濟、社會、體制和文化上的變革，持續解放與開展日常生活。
2. 嚴格來說，「生成機器」並非德勒茲的用語，德勒茲使用生成概念時，多半與「戰爭機器」同義，用以對比具有暴力、固化特性的「國家機器」。對德勒茲來說，戰爭機器的目的當然不在於戰爭，而在於釋放出一種解放的能量，從而作為一種流變／生成的抽象機器，通過解碼和解域而運作，它自身就在逃逸的狀態之中，這種逃逸使得僵化得以流動，而一切創造都是由戰爭機器所實現(Deleuze & Guattari 229)。然而，戰爭機器作為德勒茲時常容易被誤解的概念，因此本文採用「生成機器」，強調其解域、流變、異質連結的特質，避免中文上語意的誤解。
3. 亦可參考 Lazzarato 1991。
4. 這是我們觀察與訪談多位當前大學生對於目前的大學學習與未來生涯的訪談，特別是企管系、企研所、理工學院等的學生，他們對於未來的想像。
5. 「關係存有論」延伸自海德格「共在」(Mitsein)的概念，儂西(Jean-Luc Nancy)將其稱為「共在存有論」(co-existential ontology)。即人必然是活在與他人的關係之中，也是在與他人的關係之中形成了社會、世界與意識，也因此意識並不是先於世界而存在，意識是在關係之中浮現(emergence)。是以，與他人的關係，構成了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存在，我們並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在關係之中。弗雷勒是在這套理論之下，認為教育如果要促成人的解放，就不能把世界只當成認知對象，而必須作為人的生存處境。人是因為面對著他的處境，思考如何回應、改造、甚而創造生存環境。因此，受教者就不是被動的客體，而是具有創造性的主體。
6. 謝謝審查人從海德格的關係存有論，提供弗雷勒的教育理論，增強關係、處境與開創教育間的關聯性，並因此更將對勞動與教育的反思，提升到存有論的層次。實際上，從弗雷勒所使用的概念，不難看到他深受海德格的影響，例如「在」(in)和「寓於」、「棲居於」(dewell)的對比，或更精準地說是沙特的影響，尤其他強調「處境」(man-in-a-situation)，強調「人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他處於一個處境」(Human beings are because they are in a situation)。然而，本文之所以一開始不打算使用弗雷勒的理論，也在於其理論深受馬克思的影響，考量巴西的脈絡與歷史背景(貧窮、低識字率、農工階級、長年獨裁的軍政府……)，便讓弗雷勒有清晰的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間的二元對立，而過度強調被壓迫者的處境，或

者被壓迫者的角色是固定而非變動，這些都不是本文的立場。換言之，弗雷勒所思考的解放教育，有其特定的脈絡，有一種將教育解放視為革命行動的意圖（例如本書的第四章），而此與本文的宗旨較遠，因此一開始沒有將其理論放進本文。

7. 保羅·弗雷勒，《受壓迫者教育學》，方永泉、張珍璋（譯）（巨流出版，2019）。引文多半採用譯本的翻譯，唯小部份根據本文作者理解修改。

徵引文獻

- Arendt, Hannah (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arry, Daved, David J. Ketchen, Jr. & Violina Rindova (2009) “Entrepreneurship as Emancip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4.3: 477-491.
- Casson, Mark (2005)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58.2 (2005): 327-348.
- Dew, Nicholas, Saras Sarasvathy, S. Ramakrishna Velamuri & Sankaran Venkataraman (2005) “Three Views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Handbook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1.3: 141-160.
- Colebrook, Claire (2001) *Gilles Deleuze* (London: Routledge).
- Deleuze, Gilles & Félix Guattari (1987)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Engels, Friedrich & Karl Marx [恩格斯、馬克思] (1979) 〈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Engels, Friedrich & Karl Marx (1979) *Ökonomisch- 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vol. 4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Freire, Paulo [保羅·弗雷勒] (2019) 《受壓迫者教育學》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方永泉、張珍璋（譯）（臺北：巨流文化）。
- Paulo Freire (2019)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Trans. Fang Yongquan, Zhang Zhenwei (Taipei: Chu Liu Press Co.).
- Hansen, Hans (2006) “The Ethnonarrative Approach.” *Human Relations* 59.8: 1049-1075.
- Heidegger, Martin (2010) *Being and Time*. Trans. Joan Stambaugh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26-156.
- Hjorth, Daniel & Chris Steyaert (2003) “Creative Move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Daniel Hjorth & Chris Steyaert (eds.): *New Movement in Entrepreneurship*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3-19.
- Hardt, Michael & Antonio Negri (2017) *Assemb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hansson, Anders W. (2004). “Narrating the Entrepreneur.”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22.3, 273-293.

- Lazzarato, Maurizio (1991). "Travail immatériel et subjectivité." *Futur Antérieur*, no.6, 86-89.
- Lazzarato, Maurizio (1996) "Immaterial Labor." Paolo Virno & Michael Hardt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33-148.
- 劉育忠(2015)《開創的教育學：在真實中體現的創造實踐》(臺北：漢世紀數位文化)。
- Liu, Ted Yu-chong (2015) *Kaichuang de jiaoyu xue: Zai zhenshi zhong tixian de chuangzao shijian (The Pedagogy of Entrepreneurship: Embodied Practice of Creation of the Real)* (Taipei: EHG Books).
- Lévesque, Moren & Maria Minnitia (2008)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Economics of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3.6: 603-612.
- Livesey, Graham (2010) "Assemblage." Adrian Parr (ed.): *The Deleuze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8-19.
- Polkinghorne, Donald E. (1988) *Narrative Knowing and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Sartre, Jean-Paul (1993)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 Steyaert, Chris. (2007) "'Entrepreneurship' as a Conceptual Attractor? A Review of Process Theories in 20 Years of Entrepreneurship Studies."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19.6: 453-477.

摘 要

本文將藉由馬克思與德勒茲的視角，重新詮釋前鎮草衙的田野對象，我們欲指出他們並非僅是機械性重複工作的勞動者，而是能在重複的工作中，持續創造與生成差異，成為特異點的生成機器。這樣的機器不再僅是重複地技術操作，而是能在實作中，不斷突破既有界線、形構自身主體性，並透過勞動改變亦重構自身的生存處境，也因此勞動不僅涉及勞力，更是智力活動，以及一種生活動動。

以「前草」地區的拆船工 B 及抽油工 A 為例，說明他們如何透過勞動看到自己與他者之間的社會關係，並從這樣的關係中探尋自我認同。主角 B 與 A 不僅是拆船工或家庭主婦，而是成為能持續創造的拆船神手與創業者。面對前鎮不良的生存條件和環境，透過勞動不僅滿足了溫飽，還包括改善自身生存狀態所作的一切嘗試與實踐；既看到了主體性，也看到了生命的動能。而這一連串地流變，便看見了他們在前鎮從「移居」、過渡、落腳，到起家、「宜居」的過程。

將這樣的勞動價值與精神，放到開創教育下，本文希望提出當前的教育應該是培養像 B 和 A 這樣般具有積極、開創連接的機器學習者，而非被動、等待接受指令的機械學習者。

關鍵詞：前鎮草衙區、勞動價值、開創、一般智能、生成機器

Re-Exploration of Labor Value to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the Story of Two Laborers from Qianzhen, and New-Caoya Districts

HUNG Shih Chian, LEE Chihyu, TSAI Dunhou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perspectives of Deleuze, and Marx to examine the laborers' narrative from local villages, Qianzhen and New-Caoya, in Kaohsiung. We want to point out that they are not just workers who do their work, but a machine can continue to create and generate differences in routine and become a singularity. Such machine is no longer merely repetitive technical operations but can continuously break through existing boundaries and shape their own subjectivity in practice, and also change and reconstruct their own living conditions through labour. It's a survival activity involves not only physical labor, but also intellectual activity.

Two workers from Qianzhen and New-Caoya, Chen, a shipbreaker in the New-Caoya area, and Jian, an oil pumper, used the example to explain how they can see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other through labour, and explore self-identity from this context. We point out that Chen and Jian are not just a coolie or housewife, however, facing the poor living conditions and environment they become shipbreaking expertise and entrepreneur. In this process, we see not only subjectivity, but also the energy of life. In this series of changes, we see how they moved, transitioned, and settled in Qianzhen district.

Following such labor value within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we initial that the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be to train mechanically learner with positive and pioneering connections like Chen and Jian, rather than mechanistically learner with passive, and waiting to receive instructions.

KEYWORDS: Qianzhen, and New-Caoya Districts, labor value, entrepreneurial, general intellect, becoming machine